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默堂集卷十三四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監生臣王鍔

默堂集卷十三

宋 陳淵 撰

辭免舉賢良狀

右脩職郎改差監潭州南嶽廟陳淵

准尚書省紹興七年六月一日劄子左朝散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奏承潭州公文准禮部牒三省樞密同奉手詔中外侍從之臣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者臣伏見右脩職郎權江西

按撫制置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陳淵深究先聖之微言能談當世之要務通達國體曉知政經若獲造廷俾攄所藴必有忠讜上副訪延伏候勑旨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劄與胡安國依紹興元年九月十一日已降指揮具陳淵詞業繳進劄付淵須至申聞者

右淵竊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舉起於漢之孝文盛於武宣逮其衰世猶不敢廢故得人之盛至今稱之

唐因其制進士之外設為制舉以待非常之才一時名臣多此塗出至於本朝尤重其選既舉之以侍從之公又稽之以平昔之業必也行藝適稱然後試之以六論詞學俱優然後考之以廷對益每發必中始獲與選斯亦可謂難矣自非深窮經史百氏之書博考傳記諸儒之說通達國體明習世務必不能仰副朝廷招徠之意如淵學問荒疎志業無取至於文墨尤不足觀豈可茍冒榮名自取黜辱所有繳進詞業指揮不敢承命謹具

狀申尚書省伏乞照會施行謹狀

紹興七年七月日具位

赴召與執政劄子

淵往者蒙恩賜對旋從被罪朝廷憫其無他特與洗滌更緣薦引置之樞府編摩之地遲暮踈拙懼不能當尋請嶽祠庶幾亟獲微禄可以自活自承改命以來忽已兩考方幸投迹丘壑少酧素志今兹又蒙收召顧職分則不敢違禮而飾辭念庸妄則難以冒榮而苟進徬徨

失據驚悸成疾久之不免扶持就道冀逭有司慢令之誅而已無何纔至闕下重蒙睿旨再令登對揣已無堪益增愧恐恭惟廟堂諸公以堯舜之道輔佐聖主固將盡攬天下英才同德一心共濟艱運海内遺逸之士誰不歸心如淵等輩鳧鴈飛集初無損益伏望啓迪之暇略賜開陳使不肖者姑以奉祠之禄待罪山林終此一任因之自免以老就閒如是則是非昭融取舍公當非唯少弭朝廷一時過聽之譏亦所以興起天下彈冠願仕

之志淵雖與鹿豕為群其幸多矣

辭免監察御史奏狀

左承事郎守秘書丞臣陳淵右臣今月某日准尚書省劄子四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監察御史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因而後學老不適時頃緣貧病過竊奉祠之禄退安林藪已為僥幸重蒙恩召賜對改秩且俾貳之書府尤非其分今在官未及一年告假殆居其半瘝曠之罪日俟汰斥而乃更冒臺察之除

雖由親擢其敢奉承臣仰惟國家自祖宗以來崇奬紀綱之地信用其言故凡居憲府者不論高下必以守道不回忠信可考之人為之所以止邪於未萌而消患於無形者用此道也顧臣何人乃獲玆寵況臣祖父名監與今所除銜上一字聲韻雖殊而字畫無別稱用之際情所未安欲望収回成命改授能臣上以遵累朝慎擇之意下以弭賤臣濫得之譏臣不勝區區之願謹録奏

聞伏候勑旨

辭免右正言奏狀

左承事郎守監察御史臣陳淵右臣今月二十八日准尚書省劄子十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右正言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一介賤士百無所長陛下拔自遠方寘之要職欲稽報效未即棄捐臣非不欲傾竭肺肝仰酬知遇而年衰氣索鞭策不前徒此超除義實難處况諫省久虛之職乃朝廷不次之遷豈惟公論之所不容亦恐後来無以塞責伏望聖慈収回

成命以待異才改除臣一在外合入差遣少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辭免奏狀

右臣近具奏辭免除臣右正言恩命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臣以非才義難秖受須至再有陳請伏念臣頃以貧窶之故仰禄嶽祠未及終任特蒙收召臣名在仕版不敢違命比至闕下洊被殊恩一年之間已遷臺屬皆非臣所宜得者辭不獲從亦既就列臣唯近制察

官唯以分糾六曹稽違爲職繙校簿書僅同胥史非若前代用人必有回天之力動揺山嶽之勢然後可以辨也故如臣輩衰遲踈繆之甚苟安分守亦可勉强然進非其序固已大愧物論未皇自劾遽又超遷況諫省之官自昔難得其人若非望實兼隆豈宜輕授而又中興之初陛下與一時名臣共圖雋功克昌大業雖深謀遠慮必出宸斷而拾遺補闕亦頼正人顧臣何者敢冐兹責此所以聞命驚憂無所容措懼必得罪而不敢以亟

還爲榮也伏望聖慈察臣誠懇實非飾辭特賜檢會前
奏如臣所乞以允公議臣不勝祈天俟命之至伏候勅
旨

辭免秘書少監劄子

左承事郎守右正言陳淵准尚書省劄子節文二月八
日三省同奉聖旨陳淵除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進
講左氏傳淵衰晚不才昨蒙誤恩擢寘諫省淵智識淺
短議論闊疎曾無毫髮上副聖主求諫之意朝夕憂懼

無所容措方俟譴逐又辱超除惟秘省越分之遷經筵非常之選如淵何者敢當此寵况淵祖父名監與今來官稱正應迴避所有上件恩命不敢祇受欲乞特賜敷奏収還成命改除淵一在外合入差遣以安愚分

再辭崇政殿說書奏狀

左承事郎新除宗正少卿兼崇政殿說書臣陳淵右臣近蒙聖恩除臣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進講左氏傳緣臣祖父名監已具申尚書省乞賜敷奏改除臣一在

外差遣再蒙聖恩除臣宗正少卿其崇政殿說書進講左氏傳之命尚仍其舊臣義當辭免不敢輒避煩瀆重干聖聽臣聞春秋之有三傳所見不同互有得失故自漢以來如歆向父子猶不能無異同之論以陛下聖學高明尤深於春秋其於左氏傳亦宜有所去取以通經旨如臣淺陋無識顧何足以上當勸講之職所有除命未敢祇受伏望聖慈特賜收還以安愚分伏候勑旨

貼黄臣初除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秘書少監於

近降指揮不合辭免縁臣祖父名監於法當避已具申尚書省乞賜敷奏除臣一在外差遣伏蒙聖恩改除臣宗正少卿臣已祗受訖所有崇政殿説書例許辭免在臣分義不敢但已遂至上瀆天聽臣不勝惶懼戰栗之至

壬子八月十八日上殿劄子

臣嘗謂僭竊未平則二聖之歸無期腹心之禍不解南北分裂生靈塗炭此固不可一日而寧居也然而欲平

僭竊而內有盜賊為之梗則盜賊未除僭竊亦不可得而平矣牽制踰淮之師涵養敵人之勢因循不振職此之由故為今日之計莫若先除盜賊俟其不能為患然後北向以定中原跨河越岱而幷居之乘機應變坐制强敵宜無不如意者昔劉先主之入蜀也欲資其富饒以爭天下其先定之計固將滅魏幷吳而存漢然孟獲未降諸葛孔明不敢越險而東出則以掣肘者在其後故爾故其討獲也七擒而七縱之力屈而不誅其人勢

敗而不絶其欲竄之山谷乃所以安之獲安而蜀人安矣蜀人安然後孔明得以十倍曹丕之才併力而擊魏魏亡吳服而漢不得不與此其志也惜乎謀已定而數奇師未捷而身殞然其所建立已足以取信於後世矣今江湖荊楚閩廣之寇蓋非止一孟獲而已而其所過殘滅井邑為墟暴虐之甚又非獲比則為民除害誠有不可緩者而陛下連歲出師必遣宰執又副之以大將芟夷招納舉無遺筭其所以度內外之勢審先後之序

固不待臣之言矣然臣以謂討之之難不若安之之難
葢自宣和以來監司守令不得其人掊克相師繼以殘
忍民無所赴怨棄耕耰而帶刀劍者幾年於兹矣今旌
麾所臨次第平定而郡縣牧民之官又不加釋凶渠雖
殲禍根未絶萬一舊獘繁興逆意復萌雖欲人人誅之
不可得矣臣故曰討之之難漢宣帝謂龔遂曰選任賢
良固將安之故臣願陛下及其初定慎擇忠信之使分
按諸路諭以重民之意委以刺舉之權俾奸貪不法之

吏不容於時而公正廉勤之人得以自効然後拔其殊尤聞之朝廷以為郡縣之長則遠方受賜鰥寡孤獨宜無不得其所矣此安之之道也必欲濟師舊邦以慰簞食壺漿之民而盡復祖宗之境土須吾民之安然後擁衆横行以圖决勝似或未晚傳曰欲速則不達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

又上殿劄子

臣聞古之為臣者有禀令無議令故令出於上下知奉

承之而已此法之所以行而事之所以立也往者靖康之初淵聖皇帝以無容之度博訪羣言俱收而并用之甚盛德也而忠邪雜糅是非不公故每下一令上至禁從下至百執事之臣與夫布衣韋帶之士必群起而交攻之或已發而中廢或盛行而遽改或姑存之終至於委靡不振而後已以故一事無成拱手以待禍其為弊至今尚在也此而不革無以立政故臣不避僭越之誅為陛下極諫之夫議政之地昔時士大夫屏息而過之

如恐犯分及其後風俗一變乃始有矯議其非者又其後公肆詆諫無所忌憚則今日之獘是也廉陛不分莫此為甚朝廷之勢安得而尊朝廷不尊則國威不立國威不立而欲以指麾顧盼定天下之大議臣固知其難矣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揺動而人不靜矣此古今通患也今天下之事宰相行之臺諫言之若是亦足矣臺諫耳目有所不及則詢之侍從侍從思慮有所未至則求之百執事其有遺策乎而又下取布

衣帶之士俾道聽塗說之流得以肆其不根之論臣恐徒為紛紛無益於治雖然人主之德莫大乎聽納如陛下之舍己從人不間貴賤雖堯舜亦不過此臣子所宜將順者也而臣私憂過計更為此言者非固欲棄愚者一得之慮也以謂布衣帶之議資之以廣聰明則可也若創法立度而惟此曹之徇適足以自眩而已自古造事者謀之以同斷之以獨故總覽兼聽之誠常施之於未決之前而是非可否之私不容於已定之後為

是故也故臣愚願陛下自今凡有大事議之而後行已行而議者勿聽毋使明謨坐困曲說則天下幸甚

紹興九年十一月上殿劄子

臣聞孔子之言智仁勇曰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夫自修身治人以至為天下國家莫不以此故子思子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無所不達而行之以一則於斯三者莫知所先後

矣臣至愚甚陋陛下不知其不才處之諫省若將責以言者臣井蛙之知誠不足以測知滄溟之大亦何所遠然臣嘗讀中庸之書竊窺三者之旨求所以合乎聖德者以謂陛下仁智則有餘矣而獨於勇未嘗加意焉此臣所以不能無疑也何以明之陛下無所不知而能行其所無事智之至也無所不愛而能克己以消兵仁之至也乃若抑畏太甚而示人以弱則靳於勇矣夫勇非撫劍疾視曰彼烏敢當我之謂也如天之行健終古不

息如水之攻堅彊莫之能先操至樵以黙運幹萬化於不測夫是之謂真勇神器待之而後安四海依之以為命其又可略耶昔者以大事小莫若湯之於葛文王之於昆夷以小事大莫若太王之於獯鬻句踐之於呉孟子葢嘗以是為仁且智矣彼其處心積慮豈有異於陛下乎如太王句踐固不足為陛下道至於湯文之事乃陛下之所安行者然以臣觀之湯事葛文王事昆夷雖曰無所不至及其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命將帥遣戍

役以守衛中國亦何有於葛與昆夷哉故忘己以樂天者雖聖人之事而用兵以保民者亦王者之所不得已焉此湯之勇所以表正萬邦文王之勇所以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由是言之湯之於葛文王之於昆夷方其事之也勇已行乎其中矣第不露其威而已今陛下之於鄰國將不露其威乎亦將信之而不以為備乎此臣所以通夕不寐求其說而不可得也或曰小役大弱役強天也順天者存吾何容心哉臣則以謂欲知天道視

民之去就而已民心歸之天其有不從乎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其強大不足言矣而孔子以湯武之事為順乎天而應乎人得民故也得民斯得天矣曷不觀今日河南陜右之民乎已叛者欲歸方叛者隨悔此豈人力之所能致哉天實使之也然則或以不校為順天或以征誅為順天其義一也陛下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凡遐方異類不可以言化而理諭者固將有以感之也則兩宮之還宜有近日未還之間隱忍以致愛親之誠既

還之後釋憾以結鄰國之好此固陛下已定之意其詿曰不然然臣之所言葢非謂今日之所當行也以謂天下之大社稷宗廟之重祖宗開創之至勤累世扶守之不易適當小雅盡廢之後而陛下承之其可不為後来慮乎天命靡常事變難測以天下之力過為之備以待不虞非失計也記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故臣願陛下稍收異議以来天下敢言之士毋或輕棄厚積錢穀以為他日糗糧之用毋或妄費容飭諸將練兵秣馬毋得輕

動失信亦毋恃其不来以豫立事而養之以勇庶幾萬世根本於我乎定則天下幸甚

又上殿劄子紹興九年十一月

臣聞儉非聖人之中制而孔子對林放之問則曰禮與其奢也寧儉非以儉為禮之本故與蓋常人之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故當用儉之時不可不慎不慎而無以約之則末流之獘將至於不可勝救矣臣觀自昔創業之主皆有儉德蓋其興於閭閻熟知民間之疾苦

稼穡之艱難故愛惜天物有不期然而然者禹之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逮地平天成之後乃作禹貢既第田以制賦又因民之所願而取其有餘其儆及於漆枲絺紵羽毛齒革與夫魚鹽橘柚之可於口菁茆簵楛之適於用皆任所取葢亦莫非民力之所得者方禹櫛風沐雨手胼足胝之時親見百姓之勞苦已而安享具奉固宜有所不忍也故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孔子美之以為無間豈所謂愛惜天物有不期然而然

者與至於守成之君往往不然輕費妄用卒以召亂求如漢之孝文葢亦千一耳今陛下所乘之勢如孝文而天性似之所歷之艱險如禹又不待學而後至其於儉德天下户知之矣而臣强聒猶欲有所獻者書之稱禹曰克勤於邦克儉於家或曰儉可以施於家而已是大不然國之本在家而儉固將施之於國也孝文惜百金之費而制度不立終愧前古使其儉於一己又能推而廣之如彼其質雖二帝三王之功可跂而及矣可勝惜

哉比年以来陛下恩惠太泛賞給太厚匪頒賜予之費
幾於無節此固陛下甚盛德事然府庫空虚而發之不
已財賦匱竭而取之益詳陵寢未成郊祀不遠内有諸
將之饋外有鄰境之好所用既衆而所入寔寡此臣所
甚懼也周官惟王及后世子不會説者曰不得以有司
之法治之誠然是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
而可乎臣謂周之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
冢宰得以式而論之矣若事事如式雖不會猶會也故

臣願陛下自今凡有錫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疑者或輕重非倫或多寡不類事下三省則三省得以共議事下户部則户部得以執奏出納之吝有司得以獻其疑可否之宜臺諫得以論其失凡所經由不許承誤陛下聞其言又從而嘉納之一有失當行即改正則前日之弊庶幾可息矣上以省費用之煩下以絶僥倖之求無善於此臣不勝過計惟陛下財幸

紹興十年正月上殿劄子

臣伏見藍公佐歸自異域王倫獨留金人過有須索且求盟書此其意非淺淺者而朝廷視以為常不謀於衆萬一應之差若毫釐則安危之機於此判矣前計已得要在終之而已而終之之說必有變通臣為言官寂無所聞而又不能廣陛下之聰明不幾於失職乎臣惟古者國有大疑謀之於心又謀之於卿士庶人欲其同也同而行之則無悔矣今縱未能謀及庶人為卿士者獨不可一詢之乎自風俗之壞士大夫往往諫於廷諍而

怯於公言故朝廷有事彼此相視不吐一辭事成則曰我固知其如此蓋不必言事敗則曰我豈不欲言顧言之未必見聽耳是以上下相戒以言為出位以不言為守職今若出自聖意必使之言則人無以為辭矣且朝廷設官有言責者彼自不得不言至於侍從之臣以論思獻納為職蓋陛下腹心之任也德臧位尊實上所親推而深知之者豈可有事而不與之議乎願詔宰相徧召從官示之以其事使之各盡其說毋有所隱庶幾所

同者衆則國論自定萬一從官又有異見不欲宣言於衆實封上聞取自聖斷然後行之則上下不惑而萬世可遵矣臣不勝區區之忠惟陛下裁擇

又上殿劄子

臣聞朝廷自藍公佐既歸之後嘗有大議而諫官不得與聞比者外間詾詾一日百變雖有所聞亦復不知其實尸厥官罔聞知臣不敢逃罪輒進瞽言惟陛下留神而幸察焉臣聞和戰有二議其實一事然自靖康以来

朝廷上下公卿大夫之間以和為是者必以戰為非以戰為可者必以和為否二者各執所見不能合而為一此聽其說者所以久而益惑也夫和與戰初不在我也彼倡而我應之爾應之者其可豫為一定之論乎方我之欲和也而彼欲戰戰固不可已也則和之說廢矣逮我之欲戰也而彼欲和和固不可已也則戰之說廢矣故和之與戰二議而一事不可不察也曷不以前日之所嘗行與其所已驗者而觀之則其議決矣方敵騎之

長驅東南也所過殘滅不遺餘力當是時果可以求和乎其後淮上之師屢出屢勝國勢已安則戰之效也戰未必不如和於此可見矣劉豫數敗彼知我之不可圖也間以使來歸其侵疆而許我以和當是時果可以請戰乎已而不遺一鏃奄有河南陜右之地十分天下而復其九則和之效也和未必不如戰於此又可見矣夫事之已驗如此而議和者不言戰議戰者不言和亦已過矣然則和之與戰惟所施之宜而已其又可執耶今

者敵人留王倫為質要我以歲幣迫我以誓書趣我以
来使臣固不知其詳然以臣觀之其皆未可遽許乎何
以言之歲幣必薄然後可繼而彼之所圖者太厚誓書
必實然後可信而彼之所約者太過使人有辭然後可
遣而彼之所期者太速許之則終必失信不許猶冀其
見察也或曰彼將不和則如之何曰吾方待命未嘗求
絶彼何不和之有假使不和我有辭矣辭順而彼不聽
是其本無意於和也今雖偽以為和後亦將變矣變之

遲速亦何擇焉且和終不可恃也和變而爲戰則往年淮上之師是也豈皆爲彼所敗乎其倡在彼其應在我臣故曰和之與戰惟所施之宜而已孟子曰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況今日之地十有千里者乎臣僭議國事罪當萬死然臣所言天下之公論非臣所言也臣已有奏劄乞令從官會議今先爲此言以進其聽而從之罪而誅之臣不敢有所擇也臣不勝皇懼戰慄之至

正月十五日進入劄子

臣近以朝廷議欲遣人再使金國曾具奏劄乞詔宰臣徧召從官示之以其事使之各盡其說庶幾所同者衆則國論自定如從官或有異見不欲宣言於衆俾實封上聞取自聖斷至今累日未蒙施行豈聖意自有所在而非臣下之可與乎無乃紛紛之論可厭而朝廷大臣以謂不足恤乎古者國有大疑謀及卿士似不如此臣之所言未可已也臣聞以天下為天下則身佚而功倍以一己為天下則力勞而效淺葢天下者民心之所在

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湯以七十里而興商文王以百里而興周其後世子孫更數百年而不絶者得民心而已民與之則天與之矣雖然民則衆矣欲知其心何自而察之哉察其所服從者斯可矣百官者民之所服從也百官亦多矣欲知其心何自而察之乎察其所仰望者斯可矣朝廷侍從之臣百官之所仰望也異時宰執由此其選蓋人物之傑然者也國有大事過而詢之天下之心於此可考矣故多不患於難諧寡不溺於偏見

亦何憚而不使之議乎夫以朝廷侍從之臣而不使之參議國之大事則陛下之所取謀者二三大臣而已萬一二三大臣不能無蔽陛下必從其說將誰使正之艱難以来十有五年於兹矣陛下焦心勞思不皇暇食以至今日幸而國勢已立敵人有所畏憚海内跂踵以俟中興正須博採兼聽惟是之從布宣德意曲順民心而廟堂之上容有秘而不示者豈啟迪聖主以天下為天下之道乎幸聽臣言詔令從官都堂會議必有至當之

論以助陛下矣古人有言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私則有偏公則無執有偏則民易以怨無執則衆無不從上下内外莫不從之天下可運於掌矣惟陛下毋以臣言為不足聽而忽於用衆則天下幸甚

默堂集卷十三

默堂集卷十四

宋 陳淵 撰

與李泰發尚書

淵側聞尚書重名乆矣陽朔之行淵實親見靖康鯁論得之先生長者為詳宣城之政人人能道之至於出處去就又有大過人者蓋嘗願見而不可得而自到臨安以來執事適出今幸大旆之旋輒以平昔慕望之勤冀瞻風采而又以聲氣臭味之似布腹心於左右投機之

會間不容髮不暇如禮裁書儻容而察之有可採者淵聞宰相之進退天下安危治亂之所係焉自朋黨之論興天下之士有詆訐大臣搖奪公議以行其私者臺諫侍從之臣莫之敢救非直不敢救而已往往以毀其人為直而以譽其人為諂由是賢者在上孑然無助方將犯天下之所難以持危扶顛為務而異意之人以不便於已巧為邪說媒孽其短深排而力攻之人主或不察賢者又勇於必退小人得計而天下之事去矣自上即

位以来當忠邪難辨之時進退大臣或不恊於公議者則朋黨之論有以害之也去年范丞相去位上既灼見前日輕信之失奮然不顧擢用二相其一以有天下之大功其一以有天下之大節自是高舉遠引無所附離之人爭先淬礪不愛其身以徇國家之急上亦傾心倚注指日以冀成功以謂小人之言自玆可息中興之業庶幾有濟而比者至有寒士獻書闕下大肆狂悖欲以蔽聖主之聰明其言所指不一蓋皆所謂安危治亂之

機者此其措意豈淺哉若幸身在朝廷又為上所親信釋而不論則後日之患將有不可勝言者矣竊意此書非寒士所能為覼其文辭委曲若素在朝廷之上者是必奸人有以使之也葢兩年來君子登用小人稍退黜群枉失勢期免後禍且圖進身故伺隙抵巇借人之筆舌以逞其欺罔之說將變已定之計為今日之害此甚可慮也且非特如是而已必又内連左右近習之徒外結背公死黨之士相為應援以中陷忠良此而可忍孰

不可忍其書計左右必見之若其言有及於執事者自有公論不足深校然今日淮西之事上所委任不為不重將由是恢復中原收取失地以伸四海積年之憤為萬世無疆之計萬一鼓行而前而讒邪之徒相與瑕疵之於後欲求不世之勲於千數百里之外豈不難哉況其言潛傾大臣而以其所汲引之人為有黨此又不可不辨者願以區區之意聞於上若聖主已覽其奏洞然不疑則前日閫外之寄便當身任其責雖冒危難所不

可辭不然去就之際猶當斟酌之也

薦詹方行

淵等伏睹本州廸功郎監合同場詹勉學問粹深操履堅正方崇觀政宣間學校之士務為詭辭曲說追逐時好唯恐不售而勉獨以謝顯道陳可中為師窮幽極微期於自得晚得一官為貧就祿不求苟合可謂自信甚篤躬行無倦老成之人而沉匿下僚鮮有一知者伏望鈞慈考其所學特賜旌別庶幾晚進有所激勸不為無

補矣

與李丞相論王權等家屬

淵竊惟江西盜賊服叛不常皆緣自來治之無法所以連年猖獗不已大為民害比者王權蘇勝劉文僑潘汝霖等四人伏誅上下交慶乃知天之所不赦亦必待人而後行也自玆兇渠宜亦知所畏慴而一路之害可悉除矣然前日賊首赴使司惟蘇勝以其老弱偕至比以呈稟蒙鈞旨押下吉州并王權等家屬并送千里外軍

州編管若以王権等殺人之多則其家屬罪止編管已為輕典縁王権等之黨無慮數百人當時皆受招安後來有違節制者四人而已其兄弟妻子無與也四人既誅其家屬不可依其餘黨而盡釋之乎夫誅四人違節制也釋其家屬從吉州之始招也如是則既來者足以安其反側之心未來者亦可以開其自新之路人情愛生而惡死使來者知必可以得生孰肯舍生而就死哉消弭未然之患或出於此淵愚意欲乞以此四人家屬

送吉州依元招安指揮放令遂便庶幾威不獨立恩有所歸兩得其道也儻有可採伏望不棄狂言特賜施行

論考實

臣聞人主之道在乎知人而知人之要莫若考實不考其實而欲以耳目之所聞見心志之所測度期于得人雖堯舜不能也今夫騏驥之於駑駘其技固不相侔矣使之同一皁櫪羈縻而飲食之雖騏驥亦何以自别乎故必待歷塊超澗奔逸絶塵然後知其異於凡馬也堯

舜，號爲知人，而書之所稱，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明試以功，考其實也；車服以庸，因其實而用之耳。若舜之在下，堯既聞其聰明矣，又歷試之，至於用鯀亦然。四岳舉之，堯曰：「方命圮族。」既而曰：「試可乃已。」自今觀之，若舜者宜不待試，而若鯀者又不必試，然且云爾者，考其實而已。唯考其實，故舜之聖終有以底績，而鯀之不肖不能逃其罪於九載之後也。迺者朝廷進用人才，間有異於是者，雖陛下明於知人，處之莫不曲當，無可議者，然

臣嘗謂人之才智隱於無為若功業則遇事而後見方其無為非識者莫能辨逮遇事之後雖庸人亦得而可否之故用人之際唯在考實考實之法非固尚勞績而畧志節也所以審衆情而核真偽者不得不然也况庶官之於侍從如霄壤之不相侔百官之於臺省如涇渭之不相似若不待其經歷既久名稱流聞人人皆以為宜遷然後授之亦恐艱難之際終不足以厭人望矣臣故以堯舜考實之道為獻位卑言高唯陛下裁赦

論用宗子

匹夫角力壯羸不等則壯者必勝使二羸而當一壯則勝負未可知也又況於羸者之多乎故閭閻細民以父子昆弟之多寡為強弱急難之際豈無他人不若親戚為可恃也豈獨閭閻之民為然雖大而天下亦莫不然武王克商同時而封者五十三人而異姓不在是焉當時不以為私後世不以為過豈其才智皆足以過人而德業皆可以服天下乎所以布枝葉而芘本根強手足

而衛頭目不得不然也周之所以卜世三十卜年八百
者其以此耳今北朝之强既與吾為敵國而吾之親族
衰替未有甚於此時不圖所以糾集而簡拔之使居腹
心之地以為吾援壯羸異勢其何以濟此北朝所以輕
視中國易發而難制也頃者敵騎憑陵二帝北狩戚屬
之在東都者席卷而從之獨陛下一人適居於外天實
留之以興我宋其餘宗室散處遐方下國又皆跡屬卑
秩不近畿甸幸而獲免亦已寡矣謂宜旁搜遠訪使各

陳族系圖而上之近還析地親加試擇焉其有屬尊而官髙間望素著者俾領方面或處監郡之任其次委以州縣掌兵之職若已嘗出仕而貪墨殘忍不才無能者姑仍其舊後生可教者教之俟其成就然後用焉如此則數年之後聲績傳播將有如漢之河間東平者出夷狄聞之必謂中國親族多賢足以自輔自然畏威而不敢肆矣昔仁祖朝富弼在樞府仁祖詔弼專管北事弼因上安邊十三策其一則論宗室當教而用之所以強

本支而服四夷者以謂敵人貴親多以近親為名王將相以治國事以掌兵柄所以自強而中國未聞有皇親可以為朝廷屏翰者敵必謂王室孤危無所扶助本根不固易以搖動此誠宜為北朝之所窺測也此言仁祖時也其後熙寧元豐間始行教養考試之法英才輩出雖未嘗大用無赫赫功名震耀海內而亦不得為無人也不幸遭值寇攘往往罹害流離殊邦凋喪殆盡今又有甚於仁祖以前矣然竊言於仁祖時是時海內又安

兵革不用而又契丹講和之後而其反復切至如此使當今日其所獻計又宜如何也區區管見惟陛下深念之

論除盜賊

天命惟周公不敢知然今日之事以理觀之天之眷宋未有艾也何則祖宗之德澤在人未竭而民之戴宋未有窮已故也臣請試言之昔我太祖皇帝市不易肆而得天下太宗繼之四方僭偽不勞而服真宗仁宗視民

如傷屈意和戎以安赤子不殺之德入人心髓復更五
世以至今日中間奸臣繼執國命百姓征稅無所措其
手足故北朝得以侵侮中國自古王室遽爾敗壞遂至
於不可支持者未有酷於此時然民心猶未離也豈非
祖宗德澤在人未竭而民之戴宋無窮乎觀民之從違
則天意可得而知矣方淵聖入繼大統雖兄弟之間不
能無疑而獨於陛下親厚此有以見天意也當是時大
臣如耿南仲之徒苟可以獻疑於淵聖者無所不至及

其奉陛下為大元帥莫有阻遏之者陛下雖欲不去京城不可得也此又有以見天意也使北之行未果敵已入寇方圖引還而二聖遠狩皇族内外莫不扈駕以往而陛下適遠父兄之側故王室陵夷而宗廟社稷賴陛下復存此又有以見天意也天留陛下以興我宋其意之篤益如此當此之時但當欽承天意以追復宗祖之舊而已葢天之所以付陛下甚重而其責亦不輕若二聖未歸宗社未復天人未一金人之仇未報則祖宗之

業因循而不復振而陛下之責亦不能塞矣此宜朝夕
黽勉坐薪嘗膽而以爲憂也然以今日之勢觀之則有
未能遽如陛下所欲者葢大江之南荆湖之間與夫閩
廣之寇尚爲内患故也夫歸二聖復宗社一天人以報
金人之仇而内患不除若出師北向以窮遠畧則鼠竊
狗偷近生肘腋亦足以牽制我矣故當先靜其内然後
外亂可弭也諸葛亮必擒孟獲然後出師葢爲是爾往
者朝廷嘗命宰執副以大將先由福建以次及江東西

湖南北之盜蓋有意先平內患也臣以謂既有以平之必圖所以守之慎擇守令毋拘以常制而使之以愛民為本豈獨施於內而已哉雖削平僭竊威服遐方而臣之亦可也

論時事十一

衛兵

臣聞兵以强弱多寡為輕重常使內重而外輕則王室尊而諸夏安矣昔楚漢相拒於滎陽京索之間天下之

勢如提衡然未知所軒輊也高帝始得蕭何張良又得陳平猶以為未足又得韓信屬之以數十萬之兵戰勝攻取無不如意然後天下之勢其重在漢項氏已衰漢業未成昔之躡足而封者已據千里之地漢雖滅楚而輕重之勢又變矣故信之王高帝之所深憂也方高帝築壇以拜信既委之以諸將之兵矣而高帝所將之兵猶衆也其分兵多於信所以使之東向以爭天下而於已未能去兵者亦所以制信是以雲夢之會信不得遯

故嘗謂髙帝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為陛下禽也嗚呼此髙帝所以能并一天下而終於無患也與今自人主不復將兵而諸將在外人提數十萬之師朝廷所資以禦夷狄除寇盜者而進退去就唯其所欲此豈非可慮之事乎而樞密三衙尚仍舊法自相牽制而所蓄之兵益損於舊使其力足以制之猶患所以使之者非其人况强弱多寡相什百耶故臣愚願增其數使與外兵畧相當而又去資格私昵之弊搜求傑特

取其才智之優於諸將者命以為帥無事則歸宿衛有事則統之以出戰力飽而氣不挫有所不出出則宜無不勝矣如是則人主雖不將兵其與親御六軍何異既以增重朝廷之勢而又使諸將望風知懼艱難之際有所指麾不敢首鼠自營以為一身計此亦今日之急務也

薄斂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

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夫取民以什二用之猶不足而告之以什一之法不亦迂乎此儒者之論所以多不見聽於時君而商財搉利之臣所以常得行其計也然世之患不足者始則多取於民民既不足又從而暴斂之掊克屢興於是有轉徙流散去而為盜賊者終於不足雖加之以刑戮財何自而得乎非特如

此而已因之以致大亂者是不反其本之過也由是言之雖若甚迂直在其中矣

用老成

夫學然後知其不足經歷既久然後知其誤謬方少年恃其天資過人盛氣以待物更事之後未有無悔者也悔而知改猶足以為善悔而不改終於敗國亡家者有之矣故學不可以已也若乃學焉而未至事不素練則老成之人可尊而不可忽人主深居九重之中稼穡艱

難之未知而能應天下方來之變者知此而已昔者孫
權年未及冠而能使曹操望其營壘曰生子當如孫仲
謀此可謂一時豪傑之主矣然其母嘗以屬張昭故昭
每諫之必以太后為言我太祖皇帝英偉之資無與倫
比而杜太后常令趙普輔之夫孫權之智不減張昭而
太祖之聖豈趙普所可跂及乎取其經變之多歷事之
久而已況於不及二君而欲棄老成之人未見其可也

用有德

天下之士有有德者有有才者有有智者人君用之唯其宜而已智者謀之才者辦之有德者守之是三者闕一不可用或偏焉必不能有所濟矣故書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才智與有德者之謂也或曰治平之時惟德是任艱難之際所當用者才與智而已是不然夫有德者何施而不可昔高帝定天下天下所謂傑然者三人既已為其腹心爪牙之用矣其餘如曹參周勃陳平亦皆足以相國才智之徒蓋不少也然必

待四老人者出以傅太子然後漢室以安光武中興寇鄧耿賈之流二十八人者依乘風雲俱有可稱所謂才智者亦衆矣然必起良吏卓茂以為太傅然後風俗以變由是言之才智之士艱難之時雖不可無而有德者亦不宜忽矣

叙實

夫實之不可不叙乆矣今使寒族與世胄並進則世胄疑於練習老成與少壯俱用則少壯疑於敢為朴茂與

輕俊角才則輕俊疑於多能木訥與利口共談則利口
疑於通曉如不覈其實方且任情違理以私害公斷而
用之是使寒族老成朴茂木訥之人皆見棄於一時豈
不亦甚可惜哉故人主惟實之求見其可而後用之內
以自信外以信於人故讒邪不能損其明欺蔽不能乘
其間而天下之真賢寔能相與彈冠而起為吾所用矣

聖學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昔之稱聖人者必曰生知夫生而知之者知其理而已至於儀章器數其在事物之間者蓋有不能盡知也故孔子問禮於老聃學琴於師襄問官名於郯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又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故孟子曰夫聖孔子不居夫居其聖則終至於不能聖唯不居

其聖是以無所不學而聖益聖也

求諫四

天地至大日月至明而人之游乎覆載之中出乎照臨之下皆其德也今使人旦朝贊之暮夜譽之則人必以為得狂疾矣何則天地日月非贊譽之所能益而亦無待乎人之贊譽也人主之德其大如天地其明如日月蓋其所當然者雖贊譽何加焉故其平居所宜聞者切直之論而已虛辭飾說以相媚悅非所急也且凡贊譽

者非欺則諛使欺且諛者得行其志人臣之利也而人主何利焉若夫切直之言乃人主之利而又人臣之所不利故人主聞切直之言常少而聞贊譽之語常多此不可不察也開道而求諫和顔而受之猶懼不至况樂輭熟喜便佞而惡聞其過乎昔在崇觀迄於宣和一時用人往往將順者多而正救者少馴至敗亂職此之由誠願推切直之為利監贊譽之為害狂愚者雖甚必恕諛佞者雖寡必遠則下情得以上通而天下治矣

又

昔之治世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夫謗猶不廢也非直不廢而已舜之求言乃立謗木是使人謗己也而周公之戒成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是又不禁人之詈已也由是言之後世所謂謗訕之刑指斥之誅豈古之道哉祖宗之時謗訕指斥之律蓋有不得已行之者自紹聖以来至於宣和之末何多也使誠有是事聞而改之可也又豈可以一人之勢而盡箝

天下之公論乎若其無是事而文致其罪則天下之士聞之將有藏其身而不見膠其口而不言者矣此今日之禍所由致真宗朝有訟事投匭者言涉不遜真宗録其所訟之事以示外廷曰若以其言盡付之有司所究未直而指斥之罪先加之矣真宗之心與舜周公之心可謂不期而合者也後之子孫其可不以為法乎陸贄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愚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茲皆

為盛德人主欲知諫之有益斯言盡之矣

又

人之所以惡聞其過者求己勝也而不知求勝於人終莫能勝唯不求勝乃能勝人書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夫如是故能合天下之勝己者資之以成己何慮乎不勝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蓋聖人未嘗無過以人知之為幸而君子有過亦以改之為貴未聞有惡聞其過者此所

以有能有功而天下莫能與之爭也其爲勝也不亦多乎何則今人之爲不善其知而故爲之者固不足道有以善爲之莫之覺而入於不善者是其始於善不善特未明也有人於此指摘其瑕疵而譏議之則其見闇智愚必有以勝於我矣若拒而不受彼言之者固無所損而吾之不善自若也如取其言之善以爲一已之有是以取天下之善爲吾之善也雖欲不勝人其可得乎

又

太宗皇帝嘗以里語告真宗曰道吾惡者是吾師是雖人之常談而聖人取之葢人主惟不知其過故與亂同事而不自悟使聞其過而改之雖堯舜可進也由是言之道吾惡者非師而何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夫不善者猶將內自省焉而以為師而况於攻吾之惡乃所以進我於善也其可師也明矣仲虺之誥湯曰能自得師者王如是而得師又豈因人而得之哉不因人而得之夫是之謂自

得人主能自得師則天下莫不師焉其為王也孰禦

閩寇二

閩中之寇本縁饑饉方其時補助賑濟之政不加焉暴賊横斂又從而困苦之民窮而無告此其所以為寇也若乘其未熾誅其渠帥而撫其餘黨使之各安其業莫或擾之則庶乎可息矣往者捕之既失其時逮其滋蔓難圖又不得已而招之招之之賞既厚復使之私有其衆而莫為之散愚民有獲爵之榮而不失為寇之利幾

何其不相效耶效之者競起爵賞又不能人人而厭足之前者未敗後者繼作衮衮不休終莫能禁職其事者始忿疾焉於是陽招而陰誅之既招而誅無以示信誰復可誘於是數請益兵而果於殄滅矣然而聚兵既多則又有餽餉煩費之患不免重科於民盜賊焚刼之於前官吏誅求之於後而民始不聊亦相率而為亂矣此所以上勤聖主宵旰之憂未能遽解遠方積年塗炭之禍也今朝廷遣一叅政副以大將統兵數萬以窮討之

顧何患不盡誅耶然又有可慮者二使凱旋之後萬一失業之民狃於故態輒復再叛其可再以大兵除之乎故為今之計不若預擇士人之有智畧而熟於其事者付以強卒三二千令漕司日給其費以備緩急仍權罷本路一歲上供之物聽得募士或遇竊發使人人得以自効有功者賞之庶幾豪强者在官樂於殺寇而憚於為寇而又申飭郡縣之吏舉行比年寬恤之詔應公家逋負之物有未輸者一切蠲除之如是則流亡歸業百

姓各安其居而後患永弭矣

又

閩中之寇可以計敗而不可以力勝今以大兵臨之力若有餘矣然大兵之出不可以為常使彼逆知大兵供億之難賞給之厚朝廷重於擾民不復再出既去而復叛則如之何其亦恃吾之力耶亦思所以敗之之計耶故嘗謂以大兵而討窮寇猶之敺虎然今以十人而制一虎則虎必可擒矣然機穽不設虎有奔突之患其勢

必至於殺人夫殺人而得虎不若不殺人而得之為愈也故殺虎者必廣為機穽多方以誤之俟其既陷然後以強弓毒矢加焉而虎不能脫矣此所謂以計敗也葢兵詭道也臨機應變不一而足全在得人而已若所乗之勢或殊則所操之術亦異今閩中之地不滿千里而山川林麓常居五分之四雖有長刀大劍衝突之騎何所用之故異時為賊所陷者皆精銳之兵不量可否驟進而深入之之過也然則大兵非不能勝也雖或勝之

必有所傷最為可惜竊謂自今萬一群偷再作不若用其土豪率其土人以本路官軍制節之假以歲月期於必得散據其要害而伺察其出入左右交攻縱横相援閃誤追誘衝陷掩襲縱未即擒必不能實為州縣之害矣又且減費用之煩省科率之擾民之所願何憚而不為耶夫衝城之器不可以窒穴致遠之弢不可以捕鼠昔人論之詳矣若以為賊徒之衆非王師不可必誅然自古蓋有以少擊衆者亦在朝廷精選智畧之士運用

之如何耳又豈在多乎

用兵必先脩政事

用兵中興之一事耳然事有相待而後成者不一而足而今之言兵者勇於必進不恤其他故不得不為之慮也臣嘗讀詩至周之小雅觀文武成王所以致太平之效與夫宣王所以成中興之業其迹可得而言者葢自鹿鳴以至魚麗文武之詩也自南有嘉魚以至菁菁者莪成王之詩也自六月以至無羊宣王之詩也孔子嘗

以其世之先後而次第之其意若曰作於前者不如是不足以為文武繼於後者不如是不足以為成王後之為君者得此則治失此則亂六月之序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則失乎此者也車攻之序曰能内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則得乎此者也夫自文武至於成王其詩亦多目矣一詩廢則一事闕苟有所闕已不純乎文武之政而况於紀綱文章蕩然大壞乎彼宣王中興非能舍文武之政以自為也補其闕而已

自六月至於無羊補其闕之道也葢復境土必本於攘夷狄攘夷狄必本於修政事政事既修然後兵可用未有政事不修而先於用兵者也臣故曰事有相待而後成者不一而足為是故耳今姑以兵之一事言之而明其所以相待者如器械之備餽餉之煩賞給之費與夫修城浚池選將練卒之故是皆不可闕者一有不至兵不可出矣亦安得不為之慮乎葢古者用兵能發之必思所以勝之能勝之必思所以守之發而不勝不如不

癸勝而不守不如不勝故臣願陛下上思祖宗之所畀付下念生靈之所愛戴大脩政事使在我者無可乘之隙而在彼者有來蘇之願則天戈所至宜無不承順者矣宣王中興之道蓋出於此是謂萬全之策惟陛下留意幸甚

學者以孔孟為師

昔者孟軻著書七篇其末章歷叙堯舜至於孔子有見而知之者有聞而知之者而其終繼之以去聖人之世

若此其末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其意以謂道之在天下自古至今無適不然必有人焉發明而推行之然後傳之萬世而無弊是數聖人者道之賴以傳者也道固不窮傳亦無盡由孔子而來至於軻猶可以耳目接也得其傳者非軻而誰故自漢迄唐知道之士如揚雄韓愈莫不推尊孟氏而世之言道者亦必曰孔孟孔孟云者明其無二致也豈諸子百家之所可擬歟近者陛下詔天下學者當

以孔孟為師無所偏執此誠萬世不可易之論也然孔孟之言載在方冊昭如日星有目者之所共睹有心者之所共知其要焉在豈非所謂大中至正之道乎大中至正之道則孔孟之所以為孔孟也若夫諸子百家之學或蔽於人而不知天或蔽於天而不知人或蔽於為我而不足以及物或蔽於兼愛而不足以成己幽明殊歸內外不合於是詖詭譎怪之論興詖邪淫遁之辭勝而大中至正之道始不行矣今欲學者以孔孟為師則

必使之知大中至正之道自吏科以來天下學士無所適從若朝廷尚不免以文章取人謂宜明詔有司審所去處毋溺於諸子百家之說唯大中至正之道是從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志復行於今豈唯今日學者之幸將天下後世實幸

仁政得民心

治天下有萬世不易之道有一時解紛之計不易之道猶饑渴之於飲食不可一日而無解紛之計若病之用

藥已則去之戰國之世諸侯以詐力相吞所患者國之不富兵之不强耳是以當時謀臣策士非富國强兵之說不進於其君而孟子則鄙之曰仲尼之徒無道齊晉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故雖管仲之於威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其功可謂盛矣而孟子猶不為也豈以管仲之所成就者可以濟一時之急而不可行之萬世乎方梁惠王以天下莫强之國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欲以一洒其恥問於孟子宜其有甚高絕異之

謀轉禍於立談之頃而成功於反掌之易者而孟子則對之以施仁政於民省刑薄斂深耕易耨脩其孝弟忠信而已又何其不切與益濟一時之急者不過富國而强兵行萬世而無弊者非仁政不可也夫仁政得民之術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彼所謂富國者困民之本也所謂强兵者毒民之資也以是而欲得民之心不亦難乎雖然不言富國非委貨財而不取也不言强兵非消甲兵而不

用也治其本而末從之矣本之如何得民心是已民心既得以之足食則君孰與不足以之治兵則效死而民弗去此湯武之王所以無敵於天下也今為兵而理財取財而虐民民不堪命將轉而為盜賊奸宄莫禁饑饉乘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願思孟子之言脩仁政以固民心毋以祖宗之德澤未替為言而忽於恤民則天下幸甚

論心過

臣聞古之聖賢不能無過雖周公孔子顔子皆有過也而萬世所法焉苟知過而改之亦何足以累德哉故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夫聖賢之過二有形於事者周孔之過也有動於心者顔子之過也形之於事或不可悔則當改之於後未動之於心在所當克則當改之於方作故有心過有行過人主之所宜改者心過而已心過不作而行過亦無矣顔子之不貳過過於心不貳之於行也故孔子之稱顔回曰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如是何過之可名哉祖宗之設諫官葢不自以為無過使之進諫以補過也然形於事者可得而言而每患於難改動於心者宜若易改而每患於難言故心過非自知而改之不可也孔子之語顔回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所防者心過而已葢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而人君之在天下一日萬幾語默動静之閒所應多矣安能無過而居補過之職者亦何所致力

哉然臣嘗聞之師曰心有私焉過也仁而不私則無過矣心有偏焉過也心而不偏則無過矣心有利焉過也義而忘利則無過矣是三者正心也理義之心也過或生焉如太空之有雲霧乍起乍滅而空之體常自若也如明鑑之有塵埃或去或留而鑑之體常自若也於此乎知之則偏私與利將無所容矣是之為說見於論語之所謂仁子思之所謂誠孟子之所謂性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以心傳心後之王者不可不知

也故臣願陛下所防者心過而行過自無者以此敢緣

職事輒陳所學庶幾消壓有補海岳區區僭言惟陛下

赦之

經筵進故事

前漢書汲黯傳大将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

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

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

見敬禮如此

臣聞汲黯在朝淮南王憚而寢謀世謂黯之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故諸侯將叛畏之而不敢發黯於是為有功於漢矣臣竊以謂黯之忠古今鮮儷然使武帝棄而不用黯言何所發哉淮南寢謀雖曰憚黯亦武帝用之之功也何以言之方武帝欲崇儒術以興禮樂則用公孫弘為丞相欲定律令以振紀綱則用張湯為御史大夫欲攘夷狄以強中國則用衛青為大將軍丞相固上所親信御史大夫尤為用事天下重足而立大將軍貴

寵無二公卿以下皆甲奉之而黯嘗廷詰弘以為齊人多詐始與人建議後皆倍之又責湯不能安國富民何空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為又或説黯以為大將軍尊重不可不拜黯曰使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黯之正直不撓如此以故朝廷一時貴臣莫不憚之蓋不特如是而已武帝招延士大夫常若不足然性嚴峻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寛假當時在位誰不惴恐而黯面折廷諍終無所屈嘗謂武帝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

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帝為之變色罷朝且以黯為戇又以為愚又以為不學若不能堪者至其與嚴助論黯則必以社稷之臣目之此固武帝之所甚重而深與之也故史載武帝之待遇黯曰大將軍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葢武帝之欽禮黯其過於丞相大將軍如此則凡為將相大臣者安得而不憚故淮南憚黯由將相大臣憚之也將相大臣憚黯由武帝欽禮之也然則淮南寢謀非武

帝之功而何臣又聞人主擁天下之利勢生殺予奪惟我所欲其誰敢抗之以其莫敢抗也泰然居於民上無所畏忌則賢者懼禍亦將遠引深藏不復為世用矣賢者不為世用而讒諂面諛之人得志其不及於危亂者無是道也故如武帝之好兵喜殺窮奢極侈實無足取至其欽禮汲黯以絕未萌之禍後世不可不法也祖宗之設臺諫官所以崇奬之者無所不至亦近於此雖無汲黯其誰敢不憚使常得其人又不亟除而輕去之臣

知奸雄自兹屏息矣蘇軾有言曰奸雄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盛也以干戈取之而不足故崇奬臺諫莫尚於祖宗之法惟陛下念之

進寫龜山先生論語解

臣昨面奉聖諭令楊適脩寫父時解論語及禮記中庸義進入臣除已同共校對恭依聖訓作大字脩寫投進訖今來臣又別繕寫到小字本共壹拾壹冊見在殿門外祇候進入伏望聖慈特賜宣索取進止

默堂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默堂集卷十五 六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監生臣王鍔

默堂集卷十五

宋 陳淵 撰

上楊判官 時龜山先生為建陽丞

三月二十五日鄉姪陳淵謹裁書拜獻判官先生閣下其聞之人之性無不通亦無不備無不通者體神無不備者藏理神無方理無窮聖賢之與與愚衆等具是物其所以判然二道者在充與不充耳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人均有是善當其未有諸己聖賢之與

愚衆何以異及其既有諸己則己自視了然如數一二夫是之謂信古之人旦暮由是而行之猶嬰兒之長而莫知其所增益也為聖為賢其或皆出於此乎孔子曰篤信好學夫好學而内無所信則盡心於非聖人之道者有之矣故子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而子悦然則學者莫不自信始也其嘗讀論語觀孔子所以教群弟子者皆使之求之一信之中自信之外葢鮮及焉夫然後知古之人所以泛應萬物者曾不出吾方寸之

地于是又思得古人所謂自信者而篤之斯可以深造
于道而不止為口耳之賤儒今也茫然如在中流風波
正起而失所以濟蓋不知方其信而行之古人何所見
耶夫信者知其在我者有是也學而且能信之雖君子
之細事至其進而不止可以積而入于不可知之神矣
豈不大哉故某嘗竊疑孔子之門所以人人皆可畏者
實自此入也若聖人之教人未能使之自信道無自得
矣且以子路行行之氣屢見沮於其師終不少貶宜不

足與語至孔子憚門人之不敬之也則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其曰未者以謂孔子之室在子路非不可入也特其入有漸耳若必曰好學如顏子然後得以入室則世亦何藉於聖人哉故夫苟有得於信雖以子路充之可以入聖人之室苟無得於信管仲之功曾西之所不為也嗟乎㫎今無所得於此則可矣儻他日幸而有所設施就使正如管仲仲尼之徒尚且不比數之是其所學乃聖門之罪人也㫎其忍為是哉此㫎之所以

當食投箸中夜浩歎而不能自已也昔宰予晝寢子曰於予與何誅夫晝寢非大惡得罪於聖人如彼其嚴何也蓋道之在心要在念念而不舍焉一息或忘去之遠矣晝寢其何暇乎予也無所用其心者也無所用其心蓋初不知所以安心耳信者安心之地也方予之欲短喪肯自安於至醜之行而不悔夫於彼而安則於此未得所以安也未得所以安則雖汨沒於至醜之行恬莫之省何足怪哉人性之善惡於予有疑焉且懼此心終

未有所安而今而後行歸於小人也於是輙有請於左右先生其亦憐而幸教之乎始某方幼年時聞之諸公長者以謂先生正容以悟物使人名利之心氷釋其時雖不識所以從師然每於平居宴處間窺之人人有不能然者於是已知先生為不可及矣其後幾冠遊太學常與友人廖用中論當今人物且為其亟見先生也遂以問之用中謂先生嘗有言曰舜之雞鳴而起孳孳為善其所孳孳者果何事耶退而迄求之若有以當於吾

心者然且不得所以進也於是某願見之心愈篤迨丙子歲不利於秋官旣歸滕下且欲徑奏將樂一見因循多故若有柅之者此未易言也繼又聞先生如京師去秋始還舍某時卧病冬末始平終不得踵門一摯幣謁於將命者今玆適有壁水之行取道東陽偶官於此遂獲一拜道貌積年向慕之意亦可少償矣因念昔年所以聞先生於人者於是復修不腆之辭道此意焉且欲先生知其非苟然至前也夫舜之為善學者之所當致

志也今也欲為之且不得其塗徑以入當如之何哉雖然是善也舜其獨然乎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夫聞見在外而悟之以心則所謂聞者自聞也見者自見也充其所以聞見之極人孰不可故顔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是則非舜獨能也審矣故某嘗謂伊尹之所覺周公之所思孔子之所貫顔子之所樂亦是道也其與舜之所為有以異乎今先生固已充實而有餘矣願聞所以初

入此道其所執持而取信者果何在若使不肖者得聞咳唾之餘顧即影響而思之庶幾緣是探古聖賢至處得其萬分之一亦可以粗寄此身於霄壤間不為虛人矣某又聞之大河之源發於崑崙其流而下者才一滴耳出積石過龍門放乎澶滑之間奔衝泰華之陽望之洶然使人心悼而股慄其本支而為南北之流以達舟航之運儲而為陂池為溝洫為田畝之浸又為荒畦野圃之所資而抱甕者有事焉其利亦溥矣然河非求有

利夫爾也人自利之河不得而吝故雖利之所及若大若小若多若寡咸其自取而河無所擇焉古之抱道懷德之人其胷中之所自得者黙而該之其精不可辨揮而散之其大不可圉窮而為道術雖善一身而不以為狹達而為功名雖澤及於天下而不以為廣是固惟所遇焉而無所擇也故乘田委吏抱關擊柝古聖人之所不屑亦曰無所擇而已先生之所縕誠非不肖者之所能窺測至於久處卑秩固已不猒夫有識者之論而先

生安為之此其存諸胷中者亦遠矣肇自一滴散為無窮無窮之中惟物自取斯道也疑自向之所謂善與信而充之也某何足以教之然區區之心正有求於先生不識所謂一滴者可以見分否逆旅紛冗言不逮意先生亦觀其心如何耳

代人上梅節推

僕竊甞悲世之君子不慎所以得名而悅於人之見知足以覶縷語言粉澤容貌以求裕於先達者之觀聽譽

卷姝濡無所不至夫無實而貴名者固不足議若自脩誠篤而名之為徇其志亦不宏矣何則妙道無窮方寸之間索之而愈有為聖為賢皆由心造耳何為於未成就中而遽受人之知乎故士志之髙遠愚嘗於畏名者見之古之人如顔氏之子塊然處乎陋巷之間其胷中之所以自許自期者雖其流輩有莫能測且微孔子之言誰其知之以彼所為若求有以自表於當年後世固已絶人而乃不露纖芥深閉固藏粥粥若無能者何故

蓋其所以學於孔子者有進無已要之不到聖人不晝
也使彼且以今之所為不自悔于衆人後之所得蓋未
可量與其速播而小吾名也孰若守吾終身之志待其
充足然後大之乎故吾非惡名而逃之也亦曰慎所以
得名而已耳然則顔子之深閉固藏宜其或出於此與
昔者倪寛初受經于褚氏及褚自梁相而召也寛適為
御史大夫褚意頗輕之至於議封禪于武帝前則又自
以為不及寛故褚之諸生也其材識之深淺固不能外其

師之所鑒又何其師許可之易變耶葢人固有一旦頴脫而自悟者有力脩强記而加富者當自今觀之其故不足論也是以君子其學未成幸而有一人知之吾亦有不屑爾也故觀倪寛非昔日之人也則顔子之心可見矣觀顔子之所以自晦于世也則士之不茍為人之所知理固然矣又何必速於必售以自累乎孔子曰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夫可知而人知之君子何惡之有直嫌於内不足耳若顔子者其志果任於為聖人則

其他舉非其好也名將安取哉以某之不肖無狀誠無足知亦不顧人之知方求為可知而未能者然早歲且嘗以聲病偶儷之文見取于左右矣今還視之汗顏熱中而又聞先生愛甚每以故所取者見稱也是以一再見先生道此志以自達焉夫得名之不慎今已不可追若自今觀之某之志自待甚未易也先生亦試揣其中如何耳若猶有取於今尚幸先生竟教之庶幾異日不為流俗所汩沒而得以力遡道德之源則先生知人不

虛而其賜益厚矣雖然其志則是也而其所學亦未敢自道於人也王良秣騠子萬里之足非可以一朝朞要須待其力勝縶維是必有可觀者若其無取於茲某之心止自求恬默退處之不暇其誰實能辨之逆旅紙筆不裝或不以狂妄為罪幸容之

代喬卿上陳令書

某聞之善用法者當原其情不知人情則無以用法矣春秋之書以一字襃貶寓萬世賞罰二百四十二年之

間捨迹而論心去名而誅實者皆是也而世方曰守法者不容情亦已過矣夫聖人之制法將以杜天下之私心而畏奸吏之上下其手也使人人如臯繇則三尺無所用矣惟其不能爾也故一切格之以法然則法雖出於天子而吏則當以意而行之矣昔者某以公事適至於明公之庭方小人之徜於疑似之間以騁其無根之辨雖某不能以口舌難也而明公方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而盤根錯節釋然以解葢非曲盡人情不滯于法則

某之銜寃負恨其或無所訴而詆欺者將得以自肆矣顧明公之於某蓋未嘗有半面之知以某之與滯畢凡尚獲自直則一邑之澤當如何哉此某所以僕僕然强顔執贄求見於下執事而欲復伸其喙也且某之事未易一二言也某久在京師家素無所蓄積也一切資用徒取給於先人之薄業及歸老親垂白田廬蕭然號寒啼饑之態殆不堪處而所以分朝夕饘粥之養以利凶氣之夫家者豈以其有餘然後爲是耶誠以手足之愛

既已事人則周旋動作惟其人之聽故凡不敢辭其無厭之求者葢將以馴其虐也而女子無知竟不得終其天年以没於牖下則彼之為虐可見其不悛矣然則向之所與者其可以不問乎此某所以必奪之而無愧也某嘗讀史見相如完璧之事未嘗不奇之也方秦以城求璧於趙也趙安知其不以城償之乎故璧不可不與葢以謂不與則强虎狠之秦其加我者有甚于求璧者矣及其既與之而城不可必得也故相如亦得以詐取

而豪奪之自世俗觀之疑若其信不足道矣然當時所以與之者勢也無取於恩則今日之所以歸之者義也何有於信况信之不可要而復乎嗟乎得王無厭骨肉有至於相戕受施不報鄰國有至於結怨人情所同然也若夫義重于内則物為之輕古之人葢有掛劍以徇死人之情者某誠不難為此藉令為之亦誰察其之心而彼獨何人哉此某之所以拘囹圄被金木從吏訊每顧而不悔者也雖然凡此者明公舉知之而懔不能默

復陳於此明公試察某之心其有媿乎其無媿乎某嘗以謂君子之施德於斯民也不擇地之廣狹而皆能與物為春夫春之於物恩亦厚矣惟其非有心於利物故物無所歸其德昔范滂被係霍諝理之滂往候之而不謝或以責滂滂曰叔向不告祁奚之免之也今明公治天子之民而用天子之法既已出於公無私矣而謝之之言亦安所施哉計謝與不謝明公不復卹此而某之所以來者非謝人之利已也謝明公之深於法而其心

又將以是為一邑之被其澤者謝也伏惟明公其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

上謝簿論盜

某聞之以道致尊人莫得而卑以德致貴人莫得而賤古之君子脩身於環堵之中渺然如不足於一芥之微而其自視葢有餘于泰山之重也孟軻一布衣耳崎嶇于齊梁滕薛之間居是國其國之君擁篲而師事之豈其過託倨傲之名以招諸侯之敬哉彼其中固自有所

存矣以某之不肖固沉溺於可卑可賤之地而不自悟矣至於道之尊德之貴妄嘗以為可學而至也是故非其義也僕僕然舍己以從人亦有所不為也今將以敝邑盜賊之事論之左右不待問而言不敢必其不輕也執事儻能容之乎僕嘗讀舊史見尹賞之治長安也鮮衣凶服少年之無賴者使吏民雜舉悉籍記之一旦收捕寘之虎穴私竊以謂治盜之罪法制存焉不應如是之甚也及觀海曲之人為呂母報仇者其初乃屠酤輩

耳而終成赤眉之亂夫然後知繡衣直指之使廣為誅戮不若嚴之於將然也孔子曰居上不寛吾何以觀之哉益殘虐之政非聖人之教也然有不得已焉義亦不可廢矣今夫攘鄰雞而不止其漸必至於探囊發匱又其漸則椎埋鼓鑄取庫兵據城邑而後已為吏者不從其本而小懲創之及其甚也民以無禁陷于刑辟者多矣吏復忍為之此何理哉鄭子産謂子大叔曰有德者能以寛服人其次莫如猛及大叔為政不忍猛也鄭國

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不從子產之言徒兵攻之盡殺然後止夫以大叔之慈豈必欲多殺人以已亂哉蓋其事非多殺人不可救也然則吾何為忍小寬而忘大猛乎由是觀之治盜必救其漸而仁愛之心非所以施於此屬也以敝邑之民蒙前政之弛玩固已數人比方公之來稍加整齊之人於是知有官廷之可畏惟方公以此邦為欺誕之俗故每于為盜者疑人之枉之也考讞之際輒平反之更以累及其被盜之人故群盜

得計剽竊攘取於今為多閒之野老田翁牛羊不敢山棲而豚犬室處也人艱于夜行而倉庾必守禦也公猶未之知焉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恐自今而往後之繼為政者或至深窮治之為盜者鳩集黨與而恣鈔掠矣當是之時雖欲小懲創之其可得耶夫盜不嚴其始後必難治往年廖恩初不過為私商耳至其後遂貽朝廷之憂故以蕞爾之寇役八州之師環鈇城曠歲月而攻之不能克也歲比不登人多游手盜賊縱橫必為後患執

事獨不念此乎夫欺誕之俗誠可惡也然萬一誠被盜反為盜之所誣而文致于法者將若之何盜憎主人自古而然彼方務巧計竒中而吾以欺誕逆諭其主人傳之四方此為號令耳執事於一邑之中與大夫同其休戚者也果垂一言之賜以慰人望此何難哉某持是說久矣欲進於方公既而自謂曰進人以言易而受人之言難況下才末技不足以動人愈取戾矣然終不能黙黙也故輒布於執事焉惟執事髙明仁厚某之不肖可

得而親者也今有人焉三世不入公府世以孝弟聞於鄉里適亦為盜所陷邑大夫果不見察行將論刑歲云暮矣其人舉家卧病蕭然如不可終日斯亦足矜矣執事果以某之所言為信告于方公而出之則某言之行也實自此人始庶幾聞者知方公雖惡欺誕而非長奸也執事實有助焉如其不然某亦無所逃罪矣區區之心惟所裁亮不宣某再拜

代安常上福州吳倅

某聞之人莫不有所已為亦莫不有所未為覯人者不待考其所已為而知其所未為天下之真識也世稱伯樂相馬之善工也人未始知而彼獨知之是其所以難也今夫蒼驥騄耳驌驦乘旦汗血之駒銅骨蘭筋鳳鬃霧鬣目如夾鏡耳如批竹毛如散雲蹄如踣鐵浴之以清泉而食之以芻豆以玉勒時其進退以和鑾節其步驟表而出之曰此天下之馬覯者睥睨審其不誣矣則曰世何貴於伯樂哉此固衆人之所能識也及使天下

之馬與疲駑下駟同皁齕草飲水喜而相嬉戲怒而相踶齧初無有甚異者當是時人已不能去取于其間矣藉令能去取之至於與疲駑下駟齊驅並駕沫塗吻瘡潰膚俯首穹脊若無以自活顧誰能知之葢其養之也非向日之物其飾之也非向日之具而其御之者又猥以庸夫也則馬之伎能愈無以自白矣是故九折之坂鹽車之下過之者日不為無人雖求哀乞憐甚矣而人莫之肯顧也一見伯樂振迅號鳴伯樂為之慘而不忍

於是給善價以歸焉時其饑飽以生其氣力被之文采以作其精神造父執轡韓哀附輿趹宕乎奔風飄忽乎莫烟崑崙之墟瑤池之曲一秣萬里僅若歷塊昔之見者累千萬輩曾不為之亟情者今乃汗顏於伯樂矣茲馬也固非移易其形於今日也棄之則如彼寶之則如此嗟乎孰信夫負鹽車之馬能若是乎此伯樂之所以為相馬之善工也蓋人之相馬也論其形伯樂之相馬也論其神毛色牝牡曾莫之辨報以千金惟恐不鬻茲

豈尋常肉眼之所能到哉是其胷中必有大過人者矣夫相人者亦何以異於相馬不求之於形而求之於神然後真馬得不求之於迹而求之於心然後異人得故曰觀人不待考其所已為而知其所未為天下之真識也人皆賢禹稷未必知顏子葢已為者易見而未為者難明故也後世名世之士既不可多得所謂真馬又不世出而圖八駿者乃以麒麟龍鳳螳螂為肖也夫馬一也其所以甚不同者不在於形彼惟形之論耳豈不亦

誠外哉故其於覿人也亦然若今之士其求裕於權貴之門惟恐人之不我與也傴背而疾趨低眉而後言葢亦可謂賤矣於此設有奇偉特立之人不幸適羣於衆以進紛然造庭隤然就位唯然而出乃始有過於受贄之君子矣夫受贄之君子又何過也爾其所以進者泛耳以某之不肖其所以自許自期者固未嘗敢落人後奇偉特立者固非某之所自謂然尋常闒茸之流亦非某之所願學若夫困辱憔悴無以自表於流俗之中豈真

原書葉次誤號

困于鹽車者之比哉而閤下文章豈弟誠亦士之伯樂也故願以貧賤之身歸之左右試此號鳴不識可以與之一顧以增其價否干冒威嚴進退惟命某再拜

代陳元禮上王提舉

僕嘗讀韓文至於上于襄陽書觀其言先達後進之相須所論甚美而其終篇祇欲丐一朝之享以為芻米僕馬之資而已私竊怪之以為君子之於人非其義不可以一介取於人是汲汲於利者固退之之短也及讀閔

已賦與復李翺書覩其稱孔子之賢顏子者在隱約而平寬而以為哲人之細事且自悲其無簞食瓢飲無以取資則餓且死其事尤難于顏子僕然後知彼以利而求裕於人者不得已也蓋自井田之法既壞士之貧者至無以自養郡縣之權太輕王公大人之門始無用于士士以無用之身當未仕之際而裘葛虀鹽之費不給欲自逃於山林之下養高完名傲睨一世而坐須好事之載酒鄰僧之送米縣令之助俸是則難矣故退之之

薦侯叔起亦不以其讀書為文以干于有位者為非而發其名在十人之上然則曳裾于王門散迹於侯館今人羞之古人以為常也某東南之鄙人也家貧而求仕欲仕而不獲於科舉身游太學十年不啻矣困厄愁苦如喪家狗如負鹽車之馬世之窮者莫已若也雖其自期未嘗敢後於人至於干于有位之君子則亦時有不得已焉者每自思天下儻有竒偉慷慨之人肯忘其一手足之勞以拯水火之急則顧託之以此身然以四海

之大賢人達士之多非無奇偉慷慨之人而奇偉慷慨之人卒以窮而莫之遇也自昔過濟南已聞閣下之道德文章學者爭先師之惟恐其後當時以飲食於奔走不得備掃除之役以漸咳唾之餘論瞻望風采于今幾年矣茲者又聞閣下屈使者之車出布一方之惠澤親戚故舊爭相勸勉以謂奇偉慷慨之人昔之咨嗟歎息以為難遇者今可以一行矣某因念濟南之不及見也於是僕僕然不憚千里之遠惟閣下之歸焉其來之意

閤下深計察之矣退之亦曰齪齪當世士所憂在饑寒如前所陳則退之固嘗以饑寒為憂矣葢憂有大於饑寒者而不幸饑寒為之累彈鋏歸來之歌雞鳴於齒頰之間君子固宜哀而取之也若取其所憂有大於饑寒者則必以衣食養其所以憂矣是又君子之所存心也然則某之來也閤下其將以其齪齪而鄙之耶其亦將哀而取之耶俯伏門下惶恐流汗之至

代張積中上陳大年

某嘗謂古之士也重今之士也輕古之士也貴今之士也賤其勢然也三代之賢能為善於家取賞於朝其平居里閭雖未厠于縉紳之間已隱然有公輔之望不待表飾尊崇而與渫汙辱已遠矣漢唐之間為士者猶可用於郡縣葢簿書獄訟之事不獨委之小夫庸史也今則守令之權與古不同矣上之人既無取於下遠郊小邑窮居之士懷才藴奇非在仕版則阨於不試雖欲不輕且賤不可得矣故曰今之士也輕而賤其勢然也雖

然士者道之所在也民之所景望而取則焉者也豈以其用與不用而遂薄之哉而或者以謂為吏而待士必恃吏之勢以撓法陵民然則待士葢有道焉不可不審也某在京師有來自南方者聞閣下之待士也可謂盡矣接之以禮使其上不至於撓法示之以義使其下不至於陵民優游寛暇教誨而長育之此敝邑之陋所以不煩執事者法令之嚴而禮義之俗易成也某羈旅飄泊於今三年矣雖聞愷悌之政欲備掃除之役有未

能爾者瞻望門牆惟日為歲重念某讀書為文本非期自表於世俗也方其少時憂患侵陵苶然百骸不可堪忍第杜門端坐屏絕人事精窮佛妙唯欲蟬蛻囂埃之中耳今則不憚數千里之遠辭親遺孥客食太學固已大異其初心矣葢念先兄以家籍堙替之故力得一第不幸早夭門户竟以未立雖饘粥菽水不至缺於奉親而庶人之役則未之能脫也與其輸將服勞奔走驅馳於公家力有不任則應舉干禄亦姑就其易者耳則夫

以山林麋鹿之姿而束於規矩檢繩之內以從少年之後豈其情哉實有不得已焉者也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朞固不可以處鄉里矣此所以企詠閣下之勤而終不獲一歸摳衣函丈以漸教誨長育之餘恩也雖然朞之昆弟親戚其受閣下之賜蓋亦多矣亦何必親蒙其澤哉感激之情於是尤篤方今學校之教徧於天下惟至誠惻怛以待士為心者然後可以上副明天子之美意其若閣下之所以厚于敝邑之士者自古未有

無見效者也佇觀課最以雋君相不次之求而某也他日庶幾有成猶可以邑之子弟拜起於堂下以謝今日之德未為晚也南望寓書言不盡意惟乞順序節宣使百里之民有所怙恃下情不勝祝頌之至

答廖用中

某啟昔者奉書已不記憶曽出何語及領所教申以辯論乃審謬妄且感且慚某於佛祖初無入處嘗試以其書讀之隱之吾心未有合者豈遂信焉如山野之人雖

未覩京邑之鉅麗至者告之固知其不我誣也而來書便謂某身到其地故有無着佛祖處之語此過疑耳若公以兹事非急務正沈於名利者之說僕方事科舉豈敢以左右為非但其所謂大患不可不復者不免云云也孔孟之教莫非明兹事者子思中庸其傳處的切故其語最可信所謂中庸者非使人人皆與之求合焉蓋學至於道則應變曲當自無過與不及中庸在其中矣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子思亦

曰中庸不可能也是故夫婦之愚可知可能者非其至也若其至雖聖人亦有所不能也然則是果何道耶舜之惟精惟一然後能允執厥中湯之懋昭大德然後能建中於民故曰極高明而道中庸者如此而已佛氏之言道亦曰平常心是道若了此事着衣吃飯而已若其不了而止能着衣吃飯是亦癡人耳何足貴哉唯不可名以癡人而起居飲食曾與人無異者夫豈逆理失正而麗於過不及耶此則中庸之所以為中庸也非極高

明者能之乎故凡不得之髙明而惟中庸之求者未有得於中庸者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其始葢以善為之至其槩之以道乃如此然則學者當自其末而求之乎抑亦即其本而學之也所以不貴夫漸進而貴夫頓悟者以此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夫狂者妄行疾趨之人耳其一念之正則初與聖人無異也故入聖為易是以曾點顔學聖人所以深與之若學道者必歷階級是狂終不可作聖耶吾聖人門户堂室之説援

引中下根之辭耳歷塊越澗之馬一秣千里恐良樂不復限其步驟使之猥與駑駘同駕也孔子曰由也未入於室也又曰顏淵未見其止也二三子之游於聖門要之不到聖人所學不止其曰未者蓋謂其必可至云爾非謂此止可以入室而彼止可以升堂也不然則人皆可以為堯舜聖人豈欺人哉若曰西方聖人不能使頓悟者之多則又不然夫頓悟固西方之教也至其悟之頓不頓則在人爾聖人安能必使之意其不能必使人

之頓悟遂罪其教豈理也哉所謂釋見徹去屏障洞見底裏望之者謂可以直造故人皆有狂心夫人之所以不至於道之室者葢以屏障為之限也屏障所以得而限之者以其心自隔也使人人望之而見彼無陷穽之可畏何憚而不入所以難入者正以望之未見耳雖吾聖人之教固所謂循循善誘者彼有妄情以柴栅其至虛小識以狹劣其所居者其終日行住坐卧初不離於吾聖人之堂室也然其由之而不知聖人雖欲使之悟

亦不可得也若夫深閉固拒示之以難者豈聖人之心哉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而僕所謂悟之頓與不頓則在人者此也然則徹去屏障洞見底裏又豈獨佛氏為然耶惟公以儒佛合而為一而以為儒者之教為非歷階級則不至故不得不與耳夫六經之說應時物而為之時異物變故其言亦不得不繁以其諄復之故便即之以求聖人而不於本然者致志焉亦恐成入海算沙磨塼作鏡

徒勤無益耳古今一道聖人一心公之所言也若幸不鄙棄則僕之言似有相應然非敢以為真是也若以為不然希再見教不可以為不足復而置之遂廢琢磨之益也

與滸定夫先生

淵往年在太學時先生實為博士博士於諸生師弟子也宜其朝夕請問以求咳唾之益乃獨碌碌稠人之後抑首于無以異人之眉宇而守株于可以言傳之餘論

不能一通名左右豈稔聞盛德獨無向往之心乎政以學未有疑無以為請問之資不敢徒見耳其後八年先生在憲臺某又適來京師謁於是可以數候起居而卧病經時足迹復不一至門下病且愈則又有海陵倉卒之行既至海陵聞先生出守歷陽歷陽于海陵皆綿地淮南相拒數舍爾舉足不必浹旬可到摳衣函丈宜若易然而某方侍長者之側勢不得以有已雖瞻望不遠又無緣如所欲而往也且今天下如先生之賢者幾人

若其之有志於學亦可謂知所擇而從焉者使其幸一日拜起於堂下未必在可斥之數也而自識先生風度慕望之不已於今十二年矣要之終身所願扳附固不可一日致勤而後憮然十二年之間幾欲見而幾不獲也則其他尚可必乎人將以是為因循自棄者故其不避飾說之嫌為左右一陳之也先生能諒之否始某過建陽問道於將樂楊公公憐而教之既而許妻以女道路南北迨三年然後成昏成昏今一年矣非惟寅緣陵

孳之幸實有幸於得畢其學問之素志庶幾不虛作一世人也先生與公朋友故朞間先生於公為多夫道一而已矣而所因以入者門戶則衆朞今於道亦未也使顏孟並出於仲尼之門安得不兩見之以究其所以學乎故淵雖受教於楊公知其與先生無異矣而猶欲一見先生不能自釋也伏惟先生以中和之德誠身以剛大之氣應變謝去才智而游刃乎無事之境故雖一毫未舉而天下想見其必為之功此世俗所以深畏而害

之而志士仁人所以歎息其不用幸神明之休相而厭斁斯道之將興也雖然道之行不行為有命矣若夫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付之以正論之淵源使夫子之文章不墜於地是可以力為者先生獨無意乎誠然則如淵者其亦可以辱門下士矣適病起會外甥遣人作書言不逮意然自今可以繼聞動止矣其詳當在後也正遠教誨瞻仰益深惟異倍加保重以慰天下士夫之望

答陳了翁

淵承教以疑之為道謹當佩服銘刺不敢忘也所謂揚子雲于玄可謂好之篤者不可謂不知仁淵竊有疑焉淵未嘗學玄固不知其深然觀其立名以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著為定法此固與易異夫易以相錯故能變以能變故不窮既有定法則不能以相錯不能以相錯則不能變矣豈易之道哉故來教以皃夫之書為過於玄而曰雄之發於玄者死法耳為是故也使雄知易則玄必不作其作必不爾然而曰好之篤者亦恐

雄不得所以好也雄之言曰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此真自排耳淵雖不學玄然於法言十三篇則既熟讀之矣法言論聖人處無一語是於是知雄為不知聖人夫學者用心如雄然而不知聖人則其所學可知也已故北方之學所以不比數之者葢有以辨之也夫擬人必於其倫如法言以顔子之孝為過於倘頓孟子之勇為過於荆軻仲尼之聖為過於范蔡此葢當時流俗之所見常

人足以知之何足以見於書其間辨乎其不足問問乎其不必疑與夫媢疾從亂之語尚多又不在是也至禍福死生之際尤不足觀故淵敢以謂雄之於仁疑有未知者亦非敢妄疑也所見然爾葢孔子門人所學莫不求有以知仁知仁則道可進矣未有不知仁而知道未有不知道而知聖人者也今雄之於孔門弟子其智曾不逮宰我子貢有若之徒而乃斷然自附於孟子不知其以孟子又為何如人也法言有曰仁以人之此雄依

放前哲之語臆度人之為道而以為說也其陋蓋如此而謂知而好之毋乃太愢乎淵於左右及楊丈處每得一語必謹識之已而未盡了則必反復問難不敢不盡蓋恐先生長者故為疑似不切之說蔓衍無涯之辭以觀學者之所向而起其所疑使其無所捕捉而於中流風波之中忽得一壺以自據也此自昔聖賢亦然安知来教不出於此乎淵讀論語見樊遲學稼圃宰我欲短喪告之者未極其說而問之者已無所疑及其退也聖

人懼其終莫之悟爲之悉意而申言之蓋憫其智有所不入而不能復發問也然則聖人之教人亦豈必待憤悱然後終其說哉如前所陳愚憒之見如此其是與否更望裁之毋惜諄諄垂誨爲幸耳答呂君誠明之説前此未有繹經明白如此使人可以坐進者又聞近看中庸計已有成説楊丈欲爲中庸義尚未有暇也然意已定矣淵拜覆

答晦之叔

示近詩三首清遠閒逸讀之歎服不能自已亦欲追和自量綴白雪以巴詞恐負續貂之誚也不作此久矣自今春入學齋舍無事試勉為數章然復不佳不敢自隱輒呈左右得賜點竄為幸耳日省歷子前書謾及之不知亦見取於左右也鄉黨一篇粗妙俱融步步不離玆事聖人之極致也觀顏子為近之亦在夫視聽言動無非禮而已自老莊之學盛行於世而世之君子始猖狂妄行為達而終自棄於無方之民特末之思耳了翁書

論曽子之於道以魯得之故戰戰兢兢且死而未已又言舜非行仁義而孳孳為善所謂曲順而屬者也益明此也自得此益信昔之所聞為不謬而竊喜坐進之無難矣聞之李似祖云左右自游山歸来所得益勝遂齋居蔬茹日造禅定想見正襟危坐心形兩寂也大學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合内外之道也左右之所為豈有意於此乎世人終身役役於塵勞妄想之中醉生夢死莫覺

莫悟其原在於不知止而求定耳間有自修之士乃避事而求道夫事焉可避哉無事則道亦無矣故惟止而求定者乃期於慮而得也至於慮而得則洒掃應對之際莫非妙用而天下國家舉不足為矣而況於一身乎何時侍見話此等事瞻仰淵再覆

答羅仲素

淵啟比年朋友道絕自去歲還里相與者既寡幸而得一二人往往朝夕往來惟以戲笑為樂故平居行已則

有過而莫吾正讀書則有疑而莫吾釋用是大懼自得吾仲素乃復有切磨論難之益而今而後知學之可進矣幸甚幸甚前日辱垂諭皆經旨之奧自顧荒淺何足以知之然既蒙問不敢不復輒布所聞以卜當否尚俟裁擇君子之出處去就不可比而同之觀其所遇如何耳如栢舟之仁人簡兮之賢者北門之忠臣所以低佪而不去者非不能去也栢舟之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彼其所以深思遠慮者豈在於一身乎箕子為之奴

初不與儆于同也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初不與伯夷同也其道則一而已其不去也乃所謂仁簡兮之仕於伶官則禄仕者也道之不行而擇其所可能者以就禄雖伶官之賤猶能安之非賢者能若是乎若曰仕之非其事不可不去則是委吏乘田聖人不當為也耶北門之忠非直在乎從事獨賢而不怨葢國爾忘家者也其不見察于室人則家之不遑恤故爾夫既已任其君之事乃辭難以求退此何義也故亦莫之去也觀孟子三

宿出晝之義則古之去其君者葢皆不得已者也豈其所欲哉若乃伊尹之以天下自任然非湯則不起是其始之擇君以爲去就不得不爾至湯没而太甲與太甲初未嘗見察也伊尹其可遽去乎此不可不知也君子陽陽其事類簡兮且所欲者求免於亂世而已得其所欲奚爲而不樂非如栢舟之嘗任其責者也栢舟之所憂憂其國君子陽陽之所樂樂其道各有攸趣也至於伯兮鵾羽之君子則又以君子之道而執庶人之役者

也以庶人役君子役之過時使不得保其妻子養其父母則其時可知也已此其所以可刺時則可刺若君子之義庶人召之役則往役亦奚以為辱其曰下從征役非必在位之君子處君子以小人雖謂之下從可也古之不得志而在下者躬耕乃常事爾以蓺黍稷稻粱為念蓋欲共為子職而不可得者此其所以呼天而嘆也撥冗作此以代面承或以為不然更望指教

上鄒侍郎

世俗之為說曰欲知人之賢視天下之公論而已夫豈
不然而末之盡也何則衆人之譽有近俗而得之者有
好名而得之者是二者實無與於賢也而必以公論取
之無乃或失乎淵則以謂欲觀人之賢求諸君子之所
欽愛者而已葢君子之取人也以身為則以道為公是
是非非無所容貸是誠足信也始淵之幼年得侍四明
叔祖出入起居葢未嘗不在側也其後成人即游學四
方遇同郡楊先生從之因授室焉是二人者君子人也

其情則淵之親而其道則淵之師也楊公有友曰建安游和州者非世俗之交也而叔祖之深契則惟執事一人而已此非特四賢者自謂也雖今舉天下之人皆云爾也淵故不熟和州之為人獨因楊公知之亦嘗拜執事也而篤信其為天下賢者葢以叔祖之言而已故嘗願執掃除之役以從二公之後冀竊聞其謦咳庶幾得所歸焉而未之得迺者偶有以不肖之名聞於和州者公不鄙夷之辱惠書曰是可教也則和州雖未之見其

心已相許矣獨執事之門初無貧賤之迹顧今天下如執事之賢者幾人若淵之愚又自謂粗知執事所存之萬一而乃因循自柅不一望其履舃其不幾於自棄者乎伏惟執事道德之高術智之明事業之隆名節之重夫人而能言之不待淵飾說以自進也以淵所聞執事之養心如雲行空無意於逆順而往來也以風故心得其正其應事也如權在衡無意於高下而輕重也以物故事適於平心得其正則無往而不安事適於平則每

舉而必當此天之所助人之所與聖主他日之所倚付天下後世所以被惠澤而不窮而志士仁人所以跂踵引領而望之者也嗟乎自古君子小人之消長有以關陰陽之運非適今也若天終無意於君子則已不然則世之所謂係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者宜不得以自逸矣淵誠恐朝廷一旦開悟詔起諸公則如執事之賢固當首被登進以慰夷夏之心淵於是時方將擊壤田間歌詠太平之至樂雖欲一瞻風采有不可得此淵今

日所以僕僕然仰干将命不自知其不肖不足以辱執事之降接也惟執事矜其間風之日久願見之情篤而以禮進退之不勝幸甚

默堂集卷十五